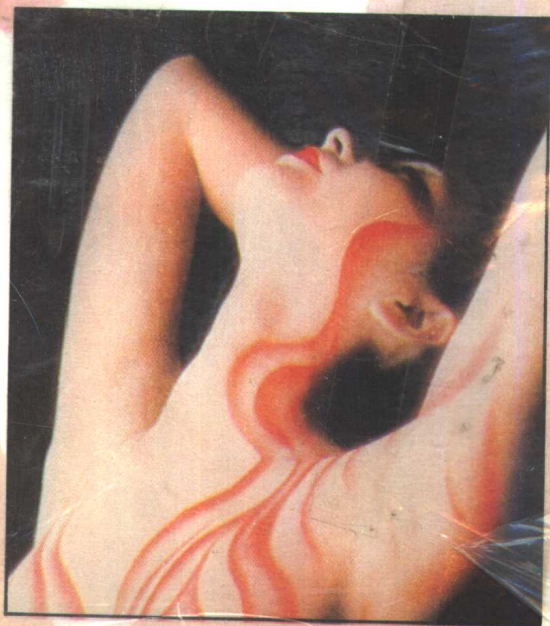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性爱小说
资料丛书

Zhongguo Xiandai Xingai Xiaoshuo Ziliao Congshu

我已在爱神
前犯罪了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中国现代性爱小说资料丛书

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3号

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

Woyizai Aishenqian Fanzuila

旭水 穆紫 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省建昌县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850×1168¹/32 印张：9 $\frac{1}{4}$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423

责任编辑：安波舜 责任校对：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0926-2/I·804

定 价：6.20元

前 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勃兴，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其深刻而坚定的革新性质和丰硕而卓越的创作实绩，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阐发。近年来对几位被忽视多年的文学大师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对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是一种有力的启发。

现代文学是一座蕴藏丰厚的富矿，有待我们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而又不失宽容的态度去发掘整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代表了现代文学的主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但主流并不是全部，不同艺术主张，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广阔而壮阔的现代文学洪流。主流之外的某些富有特色和认识、审美价值的文学创作，也值得我们去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表现性欲、性爱（包括性意识、性心理、性行为、性变态等等）为内容的小说，历来是没有地位的，早在30年代中期即受到左翼文坛的否定。似乎凡涉及性便是色情文学，理当给予抨击和揭露。加上鲁迅先生曾以“才子加流氓”的

称谓调侃讽刺了那些专写性爱文学的作家，于是这种否定几乎成了历史定论。在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生存、解放和民族独立而浴血奋战的年代，号召文学为革命事业呐喊鼓吹，抨击某些背离甚至反对这个革命方向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张，显然是合理的、正确的。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桑巨变，时代突飞猛进，如果仍然拘囿于当年的论断，把这些创作看作“猥亵得不堪入目”的色情淫秽作品，就有些偏颇了。实际考察一下，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据资料统计，恋爱主题占了90%左右。面对这样大量的文学创作，简单地说几句主题空泛、形象单薄，格调低下等等，而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很不恰当的。

在为数众多的爱情题材小说中，以性爱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只是一小部分，而大多数作家，特别是被称为写实派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关注婚姻爱情问题时，总是与国家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这种恋爱小说一般不涉及性心理和性生理范畴，而是寻觅爱情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抒发妇女解放、反对旧礼教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主张。鲁迅的《伤逝》是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品从一对恋人由热到冷的感情历程引申到必须把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作为个人解放的必要前提这个主题上来。女作家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不过她穿了恋爱的衣裳”（茅盾语）。这一类爱情小说实际上是当时“问题小说”的一个分流，和性爱小说是有相当距离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称得上性爱小说的大都出自浪漫派作家之手，其代表作家有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叶灵凤等。这些作家的政治立场、艺术观念、人生追求有很大差异，创作的前期后期有鲜明变化，仅仅在性爱题材的小说创作上有某些相同相似之处。他们的性爱小说相对来说，“描写范围狭小”，涉及的社会生活、问题矛盾较少或较为肤浅，免不掉爱咀嚼身边的小小

的悲凉。但他们对性爱问题的描绘是真摯的痛切的，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这些描绘性心理、性压抑、性扭曲、性苦闷，甚至是性变态的作品，成为对封建礼教与道德规范的强有力的叛逆和挑战，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根深蒂固的性观念和性道德，其反对封建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连给予过性爱小说作家的辛辣的讽刺调侃的鲁迅也曾指出他们作品的真正价值，在那些渴望和苦闷中有“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热风·随感录四十》）。

既不能忽视这些作品由于比较细腻、逼真地描绘了性爱而产生的某些消极影响，也不能谈性色变、简单化地以色情、庸俗的评价给予一笔抹煞。对这类作品进行整理发掘。科学分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创作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编选这套“中国现代性爱小说资料”丛书，就显得十分及时和必要了。

这些浪漫感伤的性爱小说大抵可分为下面几类：一、以爱情、性爱的悲剧传达人生意义的失落。这类小说虽然也写性的心理骚动和性行为，但并非以一种赞赏的笔调去写，对主人公的人格评价往往是基本否定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郁达夫的《沉沦》。作品中不仅不厌其烦地描写了男主人公的性压抑与性苦闷，甚至还写到偷听、偷窥、手淫等性活动与性行为。然而读者也可以明显分辨出作者对主人公犯罪心理的自责，是站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一方，对符合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人的正常情欲予以否定。由于这些主人公不少都是旅日学生，他们性苦闷的遭际与感受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伴随着异国他乡遭受凌辱和歧视的感愤，其精神的痛苦与心灵的呻吟多少浸染着爱国怀乡的情调。因此，这一类作品仍是以性爱的外衣传达了人生的艰困、道路的坎坷，表现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复杂而敏感的心态，尽管有时这种心态是畸型的、病态的。主人公以自贬、自贱、自戕、自杀来显

示一种对世事的绝望抗争,用个人一己的沉沦,来抗争这冷酷的现实。作品写得十分坦率,心理描绘真实细腻,感情沉痛。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来,这一类性爱小说与写实派的爱情小说有共通的一面,只不过这种对人生意义的寻觅更带有灰色人生观的特质,更多地宣泄了苦闷与悲鸣,郭沫若、倪贻德和早期张资平等人的小说亦属此类。称这些小说为不道德的小说是失之偏颇的,用胡适的话说这应叫“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胡适:《自己的园地》)。诚如郁达夫自己在自序中所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只是这“‘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茅盾语,见《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

二、写自然情欲与禁欲主义的对立,新的人道主义性道德与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的对立。这类作品以表现性欲、性爱为主要内容,写人的欲望情感和违背传统道德的两性关系,旨在戳破那些伪善者的面纱,撕碎假道学先生的遮羞布。这些作品是以现代的新观点、新审美眼光来看待人的性心理、性意识和性道德的,代表作家当推叶灵凤——这个时至今日仍未彻底摘帽的“才子加流氓”式的作家。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性欲大都受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的支配,较少考虑其社会意义。比如,《姊嫁之夜》描写少男对女性肉体的单纯情欲,《昙花庵的春风》描写一个小尼姑为情欲所诱惑最终惊吓至死,《女娲氏之遗孽》更写一个有夫之妇和邻居的青年学生私通。凡此种种,这些在传统文学中毫无疑问是要被丑化的对象,而这些人物、事件、心理过程却被叶灵凤写得很美。他以自己潇洒清丽的文笔、清纯诚挚的人物形象给自己的反传统观念插上了艺术的翅膀。他一反传统的伦常道德,视人的自然情欲为人之常情,直接向“去人欲,存天理”的宋明理学为

代表的封建伦常两性关系发起挑战,对契约婚姻下两性关系的“美”的和谐予以破坏。应该说,这是对禁欲主义的封建传统性观念性道德的一次巨大的冲击,旨在倡导一种新的符合人的天性的性道德。当然,由于性心理和性行为描绘得细微真切,具有挑逗性,我们也不否认这些小说的负面意义,但至少这不是主流,更不能将这些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与晚清“才子加流氓”的庸俗小说同日而语。这也不是说叶灵凤等人的作品没有庸俗之作,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说到。

三、乡土气息的性爱小说。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独树一帜的沈从文。他的性爱小说既不为社会人生意义张目,也无浪漫感伤派亲身遭逢的压抑与痛苦,甚至也不以反对封建主义旧的道德观为指归。有的专家认为他是为写性爱而写性爱,而实际上,这与沈从文的身世背景以及他的乡土文学的大氛围有瓜葛的。沈从文是个相当严肃的作家,他瞧不起当时风行的色情文学,不轻易写那些描写性欲的作品,后来搬到上海,经济上捉襟见肘才不得已而为之。早年的作品如《野店》,写湘西苗民妇女与情夫对骂,所用方言有声有色,幽默多于色情。写乡下人、下层军官的性生活也少有折磨人的爱情压抑,而是直截了当写他们健康的情欲。他尊重性爱,以至于用对性爱的讴歌写他所熟稔和眷恋的湘西风情。沈从文尤其喜欢写那些村姑在青春期时的神秘玄妙以及由此带来的魅力,像《柏子》。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们的爱情与性关系很少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被拆开。《萧萧》和《雨后》中,那些没有地位的穷小伙子也有收获爱情的季节。爱情的买卖也阻止不了跟所爱之人的情侣关系(如《边城》、《丈夫》)。《采蕨》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性爱写得更为朴实、单纯和自然。与果敢而执着的姑娘相对照,男人们性格粗鲁甚至粗俗,但在男女之间的事上也是毫不含糊,淋漓尽致。沈从文曾一再富于创造性地描绘这沉

06716
91990

水流域的风情画，风流画。男人们追起女人来有声有色，其性格就像他们遇到危难时挺身而出，毫无惧色一样。就像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他的性爱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也堪称一奇。

四、性变态、性犯罪，三角恋爱。这类小说数量也不少，的确是现代性爱小说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其中低劣之作和庸俗之作为数不少。前者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后者以后期的张资平为代表。他们的小说主要表现病态的城市生活，描写灯红酒绿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以及人们精神的疲倦，心理的变态和行为的堕落。这类作品有穆时英的《石秀》、刘呐鸥的《残留》等。这些爱情故事虽然构思精巧，但形象贫乏，淡化情节，不仅在风格上，甚至在语言上都受到西方象征派和意识流的作品的影响。就连有些敏锐的西方汉学家也指出，穆时英的某些小说，尽写舞厅邂逅、疑难病症、群芳凋敝，简直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穿上了新装。张资平的早期小说还有一定的积极面，茅盾还曾因张资平在《上帝的儿女们》中肯“费笔墨为这一个平常的、不幸的女子鸣不平”而表示敬意，还说《约檀河之水》很让他感动。（见《〈创造〉给我的印象》）后期作品以三角恋爱写到多角恋爱，在青年学生中风靡一时，甚至被称为“三角恋爱小说家”，的确少有可取之处。他的《梅岭之春》写叔父和侄女之间的变态情爱，陶晶孙的《木樨》写一个老师如何爱上了年幼的女学生，叶灵凤的《爱的战士》表现因妒嫉而致杀人的性变态情感等等，皆缺乏思想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追逐新奇，醉于诱惑的庸俗低级之作确实有损害青年身心健康的危险倾向。比起前面三类作品，这类作品的品位实在是很低的。只是为了能使读者了解到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的总体轮廓，编选时才适当收入了其中的少部分作品。

至于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的思想文化背景可以说是“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的（鲁迅：《南腔北调集·总退

却》)。而影响最大的两支莫过于人性解放思想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于人性人道主义这里不多说明,只说说弗洛伊德。胡适当时曾写道:“……最重要的是蔼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七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瓜豆集:东京的书店》)。沈从文的创作也受到变态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在《雨后》中,沈从文显然用了弗洛伊德的象征手法来写阿姐,写她的辫子像乌梢蛇,要咬四狗。最终,四狗的胜利象征有高度文化的人被乡下更有活力的大众文化所战胜(参见金介甫:《沈从文传》)。叶灵凤的小说更为明显,其笔触更多地探入了人的潜意识领域,描写了潜在的性意识。如《姊嫁之夜》用主人公的梦境来表现他的乱伦的潜意识,《摩伽的试探》则通过描写一个人的幻觉来表现他的潜意识,最后释放了被压抑许久的性本能。就连鲁迅的创作也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在《不周山》中,鲁迅强调了女娲由压抑所产生的力比多——生命力。在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过程中,鲁迅表现了女娲的快乐(参见《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未及把这种意图在作品中贯穿始终,这里略去不说。总之,鲁迅先生不是简单的看待一种学说和理论,这在他后来的一些文章中是清晰可辨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说,没有弗洛伊德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的涌入,没有现代西方科学的心理学、生理学理论的介入,也就不会有中国现代的性爱小说。

除了思想层面的辨析,这些性爱小说在技巧上也许对后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有相当的影响。如沈从文的语言技巧的天才,《如蕤》通过香气、颜色和枯萎的花来捕捉一对多愁善感的恋人。)郁达夫的自然洒脱的文风,叶灵凤的迷幻与空灵,施蛰存的快节奏和不落窠臼的结构形式等,都是可称许的。

希望这套关于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的资料性丛书的出版,会对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一股新的推动力,也希望对几十年前一批性爱文学作品的发掘与回顾会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形成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为发展当代文学创作做出微薄的贡献。

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特别是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先生的大力支持,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深致谢意。

旭水 穆紫

1992年春

目 录

前 言	旭水 穆紫
沉 沦	郁达夫(1)
残 春	郭沫若(35)
自 杀	茅 盾(48)
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	冯沅君(64)
热包子	老 舍(70)
采 蕨	沈从文(74)
如 蕤	沈从文(83)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110)
两姑娘	陶晶孙(148)
患心理病者	黎锦明(158)
苍茫的雨夜	张少峰(169)
都市的男女	徐蔚南(178)
音乐会中的女主人	许 杰(189)

酒 后	凌叔华(203)
神游病者	王以仁(209)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穆时英(226)
南北极	穆时英(231)
国 仇	叶灵凤(260)
秋的黄昏	叶灵凤(269)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喷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吧。”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

“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它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儿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

天或者过几个种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
说：